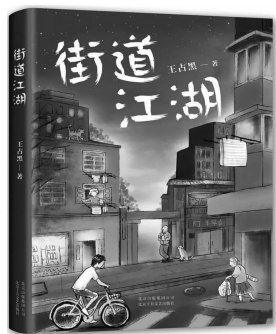


# 旁观的城市主语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心,心甘情愿(多少还有些事不关己的意味)地成为城市的旁观者。



2018年10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街道江湖》  
王占黑

迄今为止,王占黑出版了《空响炮》《街道江湖》这两部小说集。《空响炮》是坦率地指向那些“理想读者”。因此她写一条“嘴屁股”的街、写两个拿徒儿“别苗头”的师傅、写孙女招呼爷爷下楼“白相”,非吴语区的读者也许能“根据上下文”去揣测这些词的大致意思,但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心领神会。之后《街道江湖》的几篇,作者在较为生僻的吴语词汇底下有意识地添加了相应注解,但方言的语法结构却还是“牢固”的。《小官的故事》里小官谈年轻时爱听的音乐,讲“老子欢喜听,劲道足”,这一句话当然有更

为“普罗大众”的表述方式,不过王占黑并没有进行“改造”。作为王占黑的嘉兴同乡,我清楚:“老嘉兴们”在日常生活里就是这样表达的。

借用王占黑在《街道江湖》后记中有关书写层面上经验与知识的阐发,阅读《街道江湖》这一行为也存在知识先行抑或经验先行的差别。经验先行的阅读者或许可认作是一类指向《街道江湖》的“理想读者”。相比较,缺乏经验的知识先行者中有一些人,更倾向于将处在个体体验之外的陌生文本与固有知识储备中的作家作品产生比附关系。

假如说,金宇澄修改《繁花》当中的沪语书写是场语言层面的“改造”;那么知识先行的阅读者也可能为了佐证“比附关系”的可行性,继而对某类叙事谱系传统进行“改造”。《街道江湖》出版以后,部分评论者正是利用了被他们加以“改造”的“传统”,对王占黑的小说进行知识性“贴合”。此类“贴合”往往也会让人形成错觉:认为只要玩转“民间”“底层”这些理论概念,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将王占黑的小说进行“收编”。尽管这种“收编”最终似乎演变为严重偏离王占黑小说本身的误读。从这一角度来看,年轻写作者应该是谨慎地对待那些由外界强加于自身的“传统”“谱系”“脉络”。看似“高大上”的“传统”

“谱系”“脉络”在对青年作家形成身份吸附的同时,也会借助自身异常强劲的“同化”功能消解书写者游离于群体共性之外的异质。小官青年时期的颠沛、阿祥夫妇与养女间的离散,包括那包被“我”藏进老王床头抽屉的香烟,也就自然而然会在若干评论文章里“压缩”出一套文学史教材面目的释义。

评论者当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抽离出《街道江湖》里并不难找的“鲁迅”“沈从文”“萧红”,但逐渐明晰的拆解过程也从侧面意味王占黑小说里更为尖锐的矛盾性遭到了忽视。尽管王占黑以充沛的热情构建出“老社区”这一早已被自我经验确认的空间场景,但她对笔下那些“老社区”个体的命运走向却未必有着更为自主的权利。《来福是个兽》里徐爷爷过世、《阿祥早点铺》里一家老城区早点铺的兴衰,旁人的眼光里有哀伤,有同情,但哀伤过后,同情过后,老社区的居民们依旧还是继续过着各自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如同王占黑对于小说方言的处理,不太能够允许自己作出过度轻率的变通。

王占黑注意到私人生活在社区空间内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却又因这“遍地皆是”的生老病死而无可奈何。因此,其小说内频繁在白描笔法,可能是妥帖的选择,也可能是别无他法的选择。当然,小说集《街道江湖》

里也有突兀的声调,如《老马的故事》。这篇小说关乎“扎堆闲聊的和疲于奔命的两厢对比”,家庭不断遭遇变故的老马最终赤条条地一跳了之。如此结局处理基本迎合了当下大行其道的“苦难叙事”,且明显带有作者主观层面的宣泄快感。但联系到王占黑本人所具备的那种观察力与洞悉力,略显轻浮的结尾不免让人感到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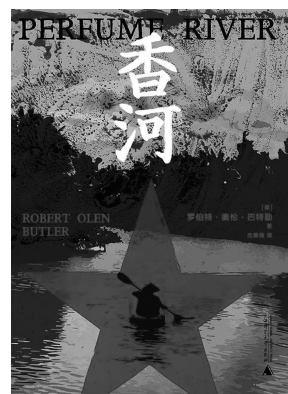
如前所说,王占黑小说里有着异常牢固的质地。有意味的是,城市作为本应引人关注的叙事空间,在《街道江湖》里又往往是无形的。尽管由城市改造延伸出的种种条令,确实影响着老社区里居民们的饮食起居,但除此之外,《街道江湖》里的老社区居民似乎与城市形成半绝缘的相处模式: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心,却又是城市发展进程中最尖端的资源成果的旁观者,而且他们也心甘情愿(多少还有些事不关己的意味)地成为旁观者。

老社区之于城市,当然是更为复杂的命题。不过至少,《街道江湖》提供了另一种有关个体与地域的反思方式。而且在讨论城市的“大时代”与“小时代”之前,我们或许更有必要思考一点:当下正在无限流动的城市,究竟匹配的是哪一种“主语”?

顾奕俊

# 战争留下的伤痕

把自己奉献给一场不仅失败而且完全错误的战争,与人们称之为“勇气”的东西毫无关系



2019年3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香河》  
[美]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威廉·昆兰是一名二战老兵,他总是希望与家人共享对战争的感受,并能在另一场战争中把这种感受传递下去,信念与荣誉,是他生活在世间唯一的精神支撑。他一生追求着他自己认定并为之奋斗的价值。威廉的大儿子罗伯特是一名越战老兵,为了取悦父亲,得到父亲的认可,他主动报名参加了

越战。然而,战争的经历不仅完全颠覆了他对战争的认识,战争的惨痛记忆,也成为他一生的梦魇。威廉的二儿子吉米是一位反战者,为了逃避兵役,他与自己的家庭决裂,远走异国他乡——弟弟永远会原谅罗伯特参加了越战,父亲却因此永远喜爱罗伯特,战争即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涉入他们的家庭,爱与恨、恩与怨,是与非,也在两代人对战争的不同认识中彼此纠结,相互交缠。

单从情节来看,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香河》的确算不上是一部出彩的小说,但通过这个并不出彩的小说,作者却试图解答一个十分重大的主题:战争是邪恶的,还是正义的?战争是必要的吗?战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当罗伯特为取悦父亲而走上越南战场时,他抱定的初衷并不是去打仗,更不是去当英雄,而只是像他本人所说的,“打算溜到一边,着陆,工作,然后,作为百分之八十参加过战争却从未杀过人,从未经历过任何真正的战斗,也从未开过枪的那批人中的一员,飞回家。”然而,让罗伯特没有想到的是,一旦身临其境,他便身不由己地陷入血腥的杀戮之中,不是杀人,就是被

杀,其间根本不存在其他的选择。罗伯特不想坐以待毙,只好杀人自保,他不得不接受那么多的杀戮,让那个遥远的地方血流成河。他开始怀疑,要么他是自欺欺人的傻瓜,要么他是被父亲的观点愚弄的傻瓜,因为他所遭遇的一切,恰恰是以保护祖国,保护家人,保护现在以及过去几代人所珍惜的一切之名,最终将他置于那种恐怖的境地。

与罗伯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吉米,他与父亲和哥哥的价值观迥异,他拒绝取悦父亲,对哥哥参加越战充满了反感。吉米直言,越战是一场邪恶而又残忍的战争,参加越战的人并不是英雄,敢于对参战说“不”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因为越战,吉米与父亲和哥哥之间的关系步履蹒跚、摇摇欲坠,他终于还是与他们决裂了,他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出走加拿大,与父母和哥哥长达四十六年未通音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横亘在他们心中的,只有从未表达过的责备和辩解,愤怒和后悔。而参加了越战、且侥幸归来的罗伯特也同样不好过,他时常想起某天夜里倒在他枪口下的那个黑影,他甚至不知道那个人是男是女,是不是他的敌人,但那个人不

会那样简单地死去,而是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魇中。罗伯特哀叹,一旦你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内心就绝得不到平静的可能;他不得不承认,在越南,他或许直面了恐惧,并没有逃避,但把自己奉献给一场不仅失败,而且完全错误的战争,即便做到了,他的行为也与人们称之为“勇气”的东西毫无关系。

香河,是越战期间罗伯特驻守的地方,他曾在那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也曾在那里爱上了一个穿着奥黛的姑娘……在小说中,香河更像是一种意向,一个象征,一条河流的波光艳影,与一场战争的惊悚恐怖相互交织,构成了一种诡异的气氛,使得过去与当下,梦魇与现实,在时空之间彼此切换与闪回。罗伯特最终与吉米和解了,那是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共同的血缘将他们重新联结起来。对于人生来说,四十六年无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概念,罗伯特和吉米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获得了一个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了解的真理:战争源于人类的某种肮脏下流的基因,战争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战争本身,它就像一个黑洞,不仅有当下的杀戮和被杀戮,还会吞噬你未来的生活。王淼

# 在安静的世界不安地活

在这种来来回回的不安徘徊中,我们与书中男男女女一起寻找梦想与自我



2019年7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女子图鉴》  
王欣(反裤衩阵地)

王欣的网络昵称叫“反裤衩阵地”。这个名字不错,时髦又好记。称呼姐姐更迷人,虽然王欣是个男的。“女子图鉴”,已经流行过一波儿。光电影视剧就有三部:《东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和《北京女子图鉴》。难怪电

视剧开播时,姐姐在微博上一通哀怨:我的《北京女子图鉴》还没结稿呢!熟悉姐姐的人都知道,这是姐姐在跟220万粉丝叫板:你们等着瞧!我们知道,连发条微博,都有无数点赞的姐姐,无论写哪里的女子图鉴,都该是图鉴里的战斗机。这本《北京女子图鉴》,我一口气读完了。书里十个故事,十位女主角,向我脑袋里输送了无数个“作女”的画面。本来有平静的日子,却被躁动不安的内心反复折磨。在这种折磨中,有的人出昏招,有的人出奇招,有的人迎难而上,有的人知难而退。总之,没有谁有完美的结局。此生未完,谈结局,为时尚早。记得伍佰在《突然的自我》中唱过“那就不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确切地说,姐姐笔下的故事都是关于出走与回归的。就是在这种来来回回的不安徘徊中,我们与书中男男女女一起寻找梦想与自我。

快的生活节奏,烦躁的日常环境,让人觉得这个城市像一个浮在空中的氢气球,只有胀破了才会着地。然而,你随着它浮起来的不是脚,而是心。就像姐姐在前言中所说,“三十岁,在这年头根本就还是个女孩啊!谁能在三十岁就见够了世面,谈够了恋爱,被岁月打磨成了丧家之犬?”然而,让这心安定下来的无非是爱与梦,但许多人却错以为为是钱。

漂到北京,第一个想法肯定是:奋斗。就像书中第一话《这城市欢迎梦想与美貌》中的女模特。眼见着就要成功了,但离成功总差那么一步。最后她不得不通过婚姻完成了自我救赎,却又不得不在衣食无忧之际重新审视自己的来时路。想起石康在《奋斗》中写的,“年轻人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点傲气,如果连自己的路都不敢走的话,那叫没出息。”女模特,到底是有出息过了。

名字争执不休而取消婚礼,有人为了再买一套学区房而离婚了。第二话《她最后去了大理》是一套房子引发的生活变革。北京一套房换大理两套房,但我们想要的是房子还是生活?在故事的结局,报出了不同的答案。

就连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夫妻之间都无法愉快地达成一致。生活的重压,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通读姐姐的故事,我却释然了。因为他在文中写道:“我们只有这一生,所以不要敷衍。哪怕心残志坚,哪怕道阻且长。”忽然有了种想哭感觉。人生有那么多不如意,却也有像第十话《我在每一个城市都爱过你》里那么美的爱情,宛如一朵带刺的玫瑰,从上海到北京,从澳洲到法国的路上次开放。爱情永远是真实的,与城市无关。

姐姐在后记里说,“欢迎来到北京,这城市包容你的失败。”我却想说,“欢迎来到北京,你可以在安静的世界不安地活,梦想或许离我们不太远了。”

夏丽竹